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九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書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

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邱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酋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

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怨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維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

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欝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爲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

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

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
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熟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
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
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
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
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

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志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或失之此其故何也葢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

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畀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竒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

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微賤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

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凟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黄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

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真而不陷於偽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為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

可以並亡各擯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某之不肖嘗竊歎以為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鈌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為道德之論者本於虛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有未

始非無也無者固自無耳亦無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為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妄意私智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我兩宜矣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

密矣然天下之至賾萬物之至動未甞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而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為全也

答杜鋒書

兩墜珠玉又付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於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産韓

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

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為季札為不可非王衍為不足非也

再答杜鋒書

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嵗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

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眛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札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

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於禮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答汪信民書

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

辨理而已記事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辭達者也雖然有道辭生於理理根於心茍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記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嘗不明白條暢盍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者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九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謄録貢生臣秦登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兼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羣

雄芟夷畧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鷙强抗玩兵黷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於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内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於禮樂驍猛之氣束於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明章繼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板蕩可

謂極矣而仗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徒助於下矜尚名節以振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敎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

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歷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藉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餼學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郡張耒以記

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强也强使急者緩如止饑者之食强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繇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

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强受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童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强食於飽必不行矣縣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未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

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於學而為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深矣

二宋二連君祠堂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

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

司馬温公祠堂記

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

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歳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

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十萬環聚嗟歎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漢秦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

陵川縣山水記

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予以謂凡安静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知之類也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

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眩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緜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黿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

肆游其皆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

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安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一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

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薰蕕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

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余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學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令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福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令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

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蕪菼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隂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甞饑者也賜之車馬

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黄崗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黄崗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游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熙老

不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余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熈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熈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之不可解如此居黄崗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黄求予言贈其行余為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於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譽其貨呶呶也十人

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强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顧㷀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於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出於四海出入紫闥討謨黄閣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為遺行之言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為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末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絶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

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伸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乎夫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裂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於宛邱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

送秦覯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鶗鴂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氷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内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

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驚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鳴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

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繇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

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

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淒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

妙絶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

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

箭激於飛鳥之遺羽玉藴於石而金發之兵切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人非性之素所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縣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

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蟲魚器材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觀天地俯方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侣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歷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繇亦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

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二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雜著

與大蘇二書

昨日欵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為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之吳比諸國見於表最晚魯成

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於表然吳已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而叙年與諸國一槩者考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數畧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輙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畧不備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

吳既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於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遷進楚而退吳何也考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又

昨日捧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前畧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爲史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

梁之理汝雖茍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為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前漢事某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為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為後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為如何此亦小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

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繇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茍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爊處物者久矣孰肯為弟

不私其兄哉既嫵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僭易死罪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畀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

釁之所起往往自失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决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内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

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僞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净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

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静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思思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髙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

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辭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刋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

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瞀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已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

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

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瘧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瘧五作五下每下輒愈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瘧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薾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

嘆是藹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藹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縣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

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藺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

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勑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瘩矣商君見其瘩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於是秦人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瘩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瘩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强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民心日離而君

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之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敎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懣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

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

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凉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東爾手吾將汝殺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東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

而刼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

朊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凉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知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況無二臣者哉

題賈長卿讀高彦休辨白樂天事

高彦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

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辯舜與伊尹之非簒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辯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饑未有自疑而辯其非饑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簒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辯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辯已與辯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

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辯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辯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名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棖為剛者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於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事者為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二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三

淮海文粹二

宋　秦觀　撰

進策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

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

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軗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縱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為險山川為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絶之材宜見濶略作人材揚

壘塞路孟子所攘申商蚍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禄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𪓟匪鏡其

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警作盜賊三篇党項徵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逆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

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武之志也而浮言横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於廷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悦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者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律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

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泰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忌言亦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内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刋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煑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

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羣聽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口體次之其殁也繼志為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為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粤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為暴主稱武帝為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為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則小人雖有詆欺之

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咸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辯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

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見端委而無所事不然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葢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

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瞶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聦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曽不一舉手京兆尹王

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專政用事補闕杜暹上書斥為下邽令繇此諫諍路絶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

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為罔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政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

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才或失而為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

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邉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粤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繇是言之豈非強者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深刻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

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存興
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
於封豕長蛇無所懲乂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凌夷
之漸蓋基於此繇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
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
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
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
將去穎川謂掾吏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

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咸趙李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豫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宇之心刬平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奸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渾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鈎距以為法術任惠文以取媮快上下廹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錬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寃獄振窮餓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寛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以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此吞彼噬禍

結兵連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腪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
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
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以震動若再用焉
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
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
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

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過逋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内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四

淮海文粹二

宋 秦觀 撰

進策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如梁則天下之衢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

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泰華之山縈帶涇渭黃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

諸水犬牙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艫銜尾千里不絶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故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

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葢漢踵秦事郡國皆有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

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内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

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繇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煩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

孰可為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
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
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縣監察御史為
户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
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
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
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
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

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繇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

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為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諮慜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謂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

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盛者至與國相終始其間建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葢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為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

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繇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益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仗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

姦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竊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着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遺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謬過失如此

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令重諫官之進退謹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

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愈病因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惟器有遠邇才有修短大抵縉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棲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

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

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為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剥剥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

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愷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

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坐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盖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

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葢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霧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虚懷側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叅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為朋黨又至於三君八

顱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闗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萬人不静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歷中仁祖鋭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譏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頼天子明聖察見

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廢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舜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

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啟其口則今之所謂

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乾隆御覽之寶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十四